

王小柔 著
土土 插图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

有范儿 C'est la Vie

王小柔 著

土土 插图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范儿 / 王小柔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ISBN 978-7-208-08149-9

I. 有… II. 王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9697 号

责任编辑 王 玲
装帧设计 朱赢椿 未 氓



有范儿
王小柔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625
插 页 7
字 数 140,000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08149-9 / I · 597
定 价 22.00 元

自序：为了在某处相遇

前几天看到同学转来个邮件，是过年的时候中学同学聚会的照片，没有我。满怀期待地打开邮件，整个一个变形记，每张脸单拿出来都够脑筋急转弯的，我已经跟一起发来的通讯录里的人名对不上号了，跑到厕所照照镜子，往头发上抹点水，在发梢上抓抓，定睛一看，我这把脸估计也够难辨的了。二十年，实在太长，陌生只能一次又一次刷新着陌生。

某日去烫头，因为那地方美容美发是一体的，负责洗头的小工始终朝三暮四，沾了冷烫精的小杠子用猴皮筋总是勒不紧，在她忙活下一个的时候，这个已经缓慢地掉我脖子里了，幸亏肩膀上有个盘子托着。那孩子没完没了地推荐我去做美容，我没好意思说我没带那么多钱，我说我皮肤过敏，不敢随便尝试新产品，我都自己咒自己了，她还在那没完，忽然拿了张带冷烫精的小纸条往我脸上一蹭，“我们这产品你得信得过，看看这个，要不过敏就没事。”

我刚要急，她又给我拿温水擦了，确实肉皮没什么刺痒的感觉。紧接着这闺女就推荐我打针，我问：“是那些明星打了能长生不老的针吗？”她点头称是，说现在不光有总体保持年轻态的，还有管局部的，比如让眼角没褶子的、让眼袋不往下耷拉的、让脖子显顺溜的等等，局部按面积算会让整张脸都年轻的那种便宜。咱也不知道，一副老身板，弄一张嫩脸蛋儿有什么可美的，多不配套啊，身上掉着浮皮，脸上挂着露珠，简直就一活鬼。

小伙计为了论证她的话有可信度，把我的椅子转了半圈儿，对着门，门框上有张大照片，是一个女人的两张照片对比。她说：“那是我们老板。年轻吧！”语气里倍儿自豪。我很好奇，因为我压根没看出有什么区别，人家那脸本来就不老。我说：“这针有副作用吗？是不是跟吸毒似的，不打就一口气儿给你老到位？”洗头工说：“不可能，要这样，谁还打啊。”这问题问了也白问，她也没打过，能懂什么。我们就在那僵持着，到最后也没增加任何项目。走的时候，我白了那个打针的女老板照片一眼。我是个随大溜儿的人，到哪儿没人注意才好呢，弄得跟妖精似的连我自己都接受不了，年不年轻无所谓，能多活几年就行。

到家，我要求正在接受涂鸦启蒙的土土给我画一张写实的画，我指了指自己那张老脸：“你眼中的妈妈什么样，就画什么样，我看看你的真功夫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大概还挺自信，估计觉得自己长得还不寒碜呢。十分钟后，我看土土在那特认真地往画上戳，倍儿好奇，就问你画什么呢？土土头都没抬，“画你脸呢。”我走近一看，大叫一声。他皱着眉头，用小手指头指着我说：“你看看，你脸上那么多雀斑，再画一小时也画不完啊。”然后接着闷头在他

勾出的那个大圆圈里使劲点黑点儿。我无辜地奔向厕所：“这还不是你在我肚子里时埋下的祸根。现在只能拿激光枪扫射了。”土土叹了口气，“哎，女人——”还拉长音儿。

我们真的就老了。最可气的是，压根不知道打什么时候开始老的。

幸亏老的不止我一个，还一大群垫背的呢，在人堆儿里，我们好歹算过得去的，起码没长一个老么大的肚子，外加一身肥肉。在没黑没白奔赴老年的途中，我庆幸有那么多人同行。因为在不停失去的同时，你也在不停地得到。失去时间，得到情谊，而流逝的光阴又让那些如清新空气般的情谊变得那么宝贵。

有一天土土说：“妈妈，你要能不上班，我也不上学多好，咱们就能总在一起玩儿。”尽管这幸福的憧憬充满喝西北风的味道，但对于一个家庭而言，“在一起”是多么值得珍惜，我们能因为这样的缘分在世间的日子并不多，我还能叫多少声“妈妈”呢，而我又能听见我的孩子叫我多少声呢。所以，一切是那么的宝贵。

友情也是一样。

我们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戴着各自的水晶珠链在一个又一个路口相遇，有的人就为了跟你打个照面儿，然后风卷残云而去，我们也将在此离开之后拿一块脏橡皮擦去记忆，要使劲点儿，连个印儿都留不下，要下手轻点儿，没准还能在几十年后寒暄的时候记起当年。

而有些遇见，却如同在相认的一刻往心里扔下了一粒种子，它缓慢地生长，以示自己的存在。很长时间你是无知无觉的，直到，来了一场沙尘暴，在即将窒息的一刻，你发现还有轻轻摇曳

的绿意，就在自己心里。他们，是我长久的感动。

惦记，是那么的温暖。手机里那些不舍得删掉的短信像花一样开着，它们是属于我的四季。所以，老去有什么可以不从容的呢？

谢谢那些因为文字而跟我相遇的人，谢谢那些开放在心里的名字，谢谢土土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每一天的生活。

谢谢这样的相遇。

目 录

作妖 · 001

妇产科历险记 · 003

那件疯狂的小事 · 006

有档次的用餐 · 009

桃花朵朵开 · 012

咱那半拉天空 · 015

纯玩的 · 018

便宜不那么好占 · 021

就炼块儿 · 024

白领的地盘 · 027

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· 030

吃撑了算我的 · 033

韩剧真耽误事 · 037

砸挂 · 041

装能耐梗 · 043

吃出人脉 · 046

不给钱不走 · 049

去银行磨性子 · 053

电影院的功能 · 056

干等着傍大款不是事儿 · 059

陪聊的小费 · 064

我也不差钱 · 067
有便宜的牙吗 · 070
地主家也没肉了 · 073
夜店的夜生活 · 076
温泉池里的孝子 · 079

挠挠 · 083

易先生他们家的灯 · 085
看谁耗得过谁 · 088
变戏法儿 · 091
离疯不远了 · 094
广厦千万间 · 097
到底拐卖谁了 · 100
现房正在盖 · 103
赶上什么算什么 · 106
跟谁过不是过 · 109
无处落脚 · 112
是调戏是开车 · 115

屁孩 · 119

有你就足够 · 121
哪里的孩子就得在哪儿养 · 124

哪儿都不如家 · 127
给医院送生意 · 130
红星照我去战斗 · 133
虫子正往外爬 · 137
咱得买飞机了 · 140
我们都是驯兽员 · 143
重点片儿 · 146

范儿 · 149

开戒 · 151
提前一年半订桌 · 154
天津爷们儿 · 157
喝肉头汤做厚道人 · 160
人到中年了 · 163
就叫“咱爸” · 166
穷家富路 · 169
老有所乐 · 172
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· 175
有人敲门 · 178
枯木也有逢春时 · 181

女大不能留 · 184	-
一只叫春的狗 · 187	
我也上过学 · 190	
你会蹬缝纫机吗 · 193	
买书装修 · 196	
城市里的符号 · 199	

规矩 · 203

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· 205	
不走脑子的代价 · 208	
不能丢人 · 212	
都给我倒兜子里 · 215	
嘴没把门的 · 218	
该废掉的破节 · 221	
考试拿笼 · 224	
讨厌的高科技 · 227	
靠“兽性”吃饭 · 230	

作妖

老早以前听那些出过国的人回来说，人家国外什么冰箱彩电用几年就往外一扔，能用也不要了，换新的。当时那叫羡慕，心想要离得近我就去捡了。我小时候那会儿一个九寸黑白电视还引一楼人上我们家来看呢，晚上困了也不能睡觉，因为观众还没要走的意思。斗转星移，咱现在不也央求着收破烂的把老电脑、旧冰箱什么的收走吗，只要能给扛走，别在家里碍眼，我给你点儿运费都行。忽然之间，咱也跟当年老外赛的了。据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英语对话了，还真够国际化的，我都不会说外语。

现在想想，当年全中国人民最亲密的伙伴——自行车如今都改样了。要么小轮，要么电动，不像以前要么永久，要么飞鸽。以前的人对自行车比对汽车还在意，我经常周末端盆水下楼，拿块破布猛擦坐骑，瓦圈车条全擦得锃亮，到处膏油。那会儿马路边净是修车的，家家户户也备着东西，我自己还补过车胎，一把改锥、一盆水、一罐胶，手艺不比街上的师傅差。当年自行车对人太重要了，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，骑一两个小时的路根本不算回事。有的人骑车能不扶把，还有的车辆上驮好几个人，连车把都占了，自行车有时候也是娱乐工具。那会儿学校里人与人要有了恩怨也经常发泄在自行车上，路上撒点儿玻璃碴子，拔个气门芯儿，扎个车胎什么的经常发生，反正修车摊上生意不断。

与时俱进到家家都有小汽车了，可油价一个劲儿地涨，我们也在为跟国际接轨的好日子付出代价。不敢大折腾的人就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作妖，你看，他们——

妇产科历险记

阿绿临产，但她始终意志坚定要自己生，跟个女中豪杰似的，在阵痛中攥着小拳头喊“加油！加油！”那声音大的，隔壁一位陪床探头进来，以为病房发电视播足球赛了呢。事实往往是残酷的，大夫明着告阿绿，你自己甬想生，因为脐带在孩子脖子上绕好几圈了，只能剖腹产，阿绿立刻想到了那些鲫鱼，她曾经就是那么一刀下去取鱼子的。阿绿及时调整了心态，向乡亲们挥着手，光着被推手术室里了。

在她迎接新生命的时候，阿绿所在的病房出了点儿小插曲。病房里有八张床，大部分人都在安静地守着自己的亲人，住进这儿，甬管是生孩子还是治妇科病，全是大手术。大家该打盹打盹，该窃窃私语就交头接耳，没大动的。可有一床不行，两口子开始小声说话，后来急了，在病房里比嗓门儿，大家屏住呼吸仔细一听，敢情是男的说女的比他喝酒喝得多，女的不干，非说男的比她喝得多，

俩人在那儿就跟白话“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没有板凳宽”似的，虽然逻辑关系简单，但说起来绕嘴，俩人很快急眼，全是火暴脾气。病房里的人还没看明白，一男一女已经开始满屋飞饭盒茶杯，躺着的女人为了更好地瞄准，从病床上快站起来了，而她男人呢，脑门子已经见血了。

男家属们用身体掩护着自己的女人，虽然没有见义勇为自己上去堵枪眼的，但都喊大夫了。他们的露着下半身的女人们，各自抱着被子，有的还拎着尿袋集体挤在墙角的三张床上，远离俩打把势的。妇产科大夫全是女的，没见过这阵势，拉也拉不开，脑子快的打了110。这时候，我们尚有一丝知觉的阿绿带着乡亲们的牵挂回来了，她很兴奋，告他男人开刀的时候一点儿没害怕。当乡亲们连搬带拽把她搭上病床，怎么那么寸，正有一茶杯带着风声打阿绿脸上飞过，啪一下掉地上碎了，阿绿惊魂未定，伸脖子正看见脑门冒血的男陪床，咣当一下，人晕过去了！她男人这通摇啊，都快把肩膀晃悠脱臼了，心想手术刀都挺过来了怎么还怕这个？大夫来了一量血压，好么，低压都快没了。马上，光着身子的阿绿又被乡亲们运上车拉出去抢救。而此时，警察来了，把那俩人带走了。

转天，大家刚缓过神儿，打架的两口子挎着就进来了。女的脱鞋上床。午后，男的给女的削苹果，女的边吃，边伸出脚丫子抚摸她男人的脸，并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那么爱你呢。”阿绿说，她那会儿都想死去。

手术后，排完气才能吃东西，但阿绿的肠子特老实，怎么揉都

不带动的，所以尚且不能进餐。她不吃，别人不能不吃。每到饭口，阿绿鼻子格外灵敏，对她男人说：“你也买只烧鸡吧，我不吃，舔几下就行。”她男人很仗义：“我吃完回来，你别惦记了，等几天你就能吃了。”

一天后，对面床来了新室友，那女的非常年轻，也刚剖腹产生完孩子，推进来的时候阿绿看了一眼，女混混赛的，浑身描龙画凤，光着跟穿了旗袍似的。当阿绿终于能进食的时候，她对面床也醒了。半夜，阿绿嚼绿豆糕，还没吧唧嘴呢，对面就听见了。支棱起半个身子，穿旗袍的指着阿绿倍儿厉害：“哎，你吃的嘛？”阿绿吓一跳，差点没噎着。对面又说：“给我来点儿！”阿绿吓吓唧唧地说：“你刚做完手术不能吃，你老公也不会让你吃的。”穿旗袍的恶狠狠地瞪着眼，拿手指头点着阿绿：“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给我吃，我能动换以后第一个就打你！”阿绿一紧张，把最后一块绿豆糕也塞嘴里了，她没敢睡觉，天亮老公一来她就闹着要出院，受不了刺激了。脱了病号服的阿绿尽管肚子上刀口还疼，但走得耀武扬威，路过穿旗袍的身边，冲她摆着手说：“我出院啦，你想打我也找不着人，就不给你吃！”

我一直怀疑阿绿麻醉药打多了记忆混乱，可她对天发誓这些都是她在那个大酒店病房经历的。这都收的什么病人啊！

那件疯狂的小事

入夜，窗外灯火阑珊，遛狗的、散步的、撞树的、摸来摸去搞对象的都出来了，跟巡查队似的在小区里来回走，这个点儿最安全，绝对没有拦路抢劫和偷电动自行车的。我正在犹豫是下楼加入松散的巡逻队还是闷屋里看会儿色情武打片，正在我狂换频道的节骨眼儿上，张瘦溜电我，我一按接听键：“姐们儿召见我嘛事儿？”这瘦身女支支吾吾：“你签售那天我大概去不了了。”我心胸多宽广一个人，当即表态，不来绝对没事，回头我直接奔赴首都请她吃饭去。张瘦溜一听我这么大方，立刻掏心窝子了。计谋得逞。

但闻张瘦溜大声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语气幽怨，一点儿不像流产广告上那些幸福女人去医院“打孩子”跟进大商场购物似的，倍儿美。我说你不打算要这小东西啦，人家投胎一次可不容易。张瘦溜很决绝：“要什么要，我现在还养着两口儿呢，再生一个指什么活啊。”我提醒她：“反正你受法律保护啊，生也没人敢拦你，现如今